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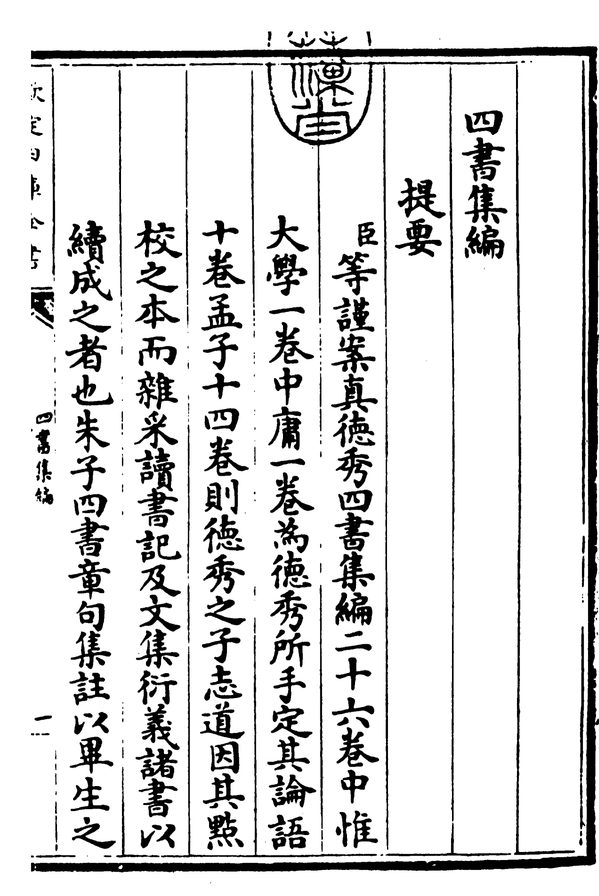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集編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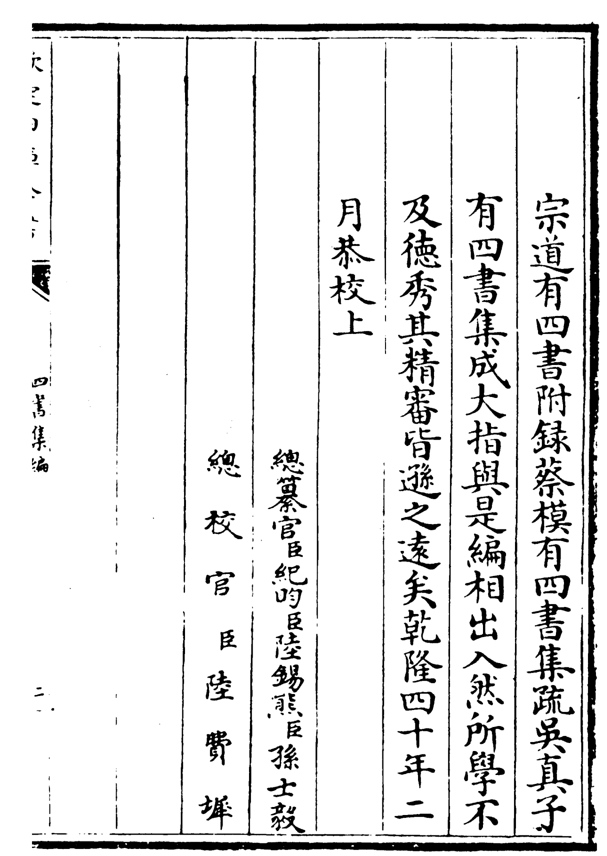


四書集編

提要

臣等謹案真德秀四書集編二十六卷中惟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為德秀所手定其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則德秀之子志道因其點校之本而雜采讀書記及文集衍義諸書以續成之者也朱子四書章句集註以畢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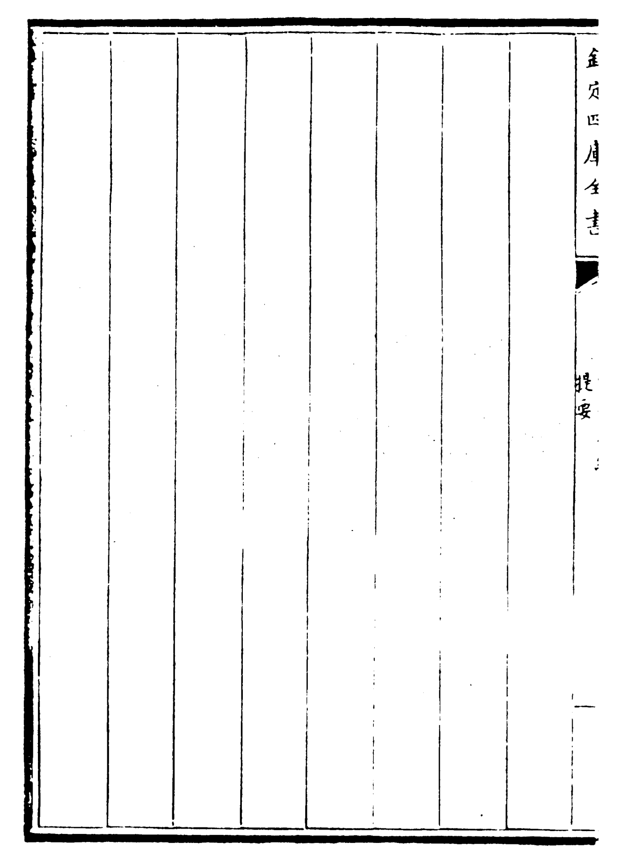
力為之至精至密數百年來一字一句儒者皆奉為指歸然章句多出新意集註鎔鑄羣書其所以去取衆說之意則散見或問輯畧語類文集中不能一一載也而數書所載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録失真之語故異同重複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采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間附以已見以折衷其訛異德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非虛語也後祝



宗道有四書附録蔡模有四書集疏吴真子有四書集成大指與是編相出入然所學不及德秀其精審皆遜之遠矣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庸集編序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㸃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緫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録中出然銓擇刋潤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已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釆

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隧挈之郛居閒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刋之泮宫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説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咸淳辛未季冬嗣子眞志道謹識

大學集編

宋 真德秀 撰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孟子次論語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摹大○今人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此書首

尾具備易以推尋○今且須熟究一箇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自占得分數多却易為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摹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今人却是為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底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明德如八牕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專靜然後能致知格物○大學摠說了又逐段更說

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問讀大學如何答云稍通方要讀論語先生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着心精讀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摹周備○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寛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間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致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止緣

後來人説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得一日欲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横渠云如中庸大學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熟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

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深淺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

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甞以主一無適言之矣甞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

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而由是以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

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

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

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豪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

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閒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常有以明之○學者須是為已聖人

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容貌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則自然著敬〇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存明之之端〇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〇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〇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〇這明德是自家心中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如羞惡是非辭遜惻隱皆欲自家心裏出來

觸著那物便有那箇物出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了則其明又能照物○問明德章句自覺胷中甚昧先生云這明德亦不甚昧如羞惡是非惻隱辭遜此是心中原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誤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問在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要著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箇不昧具得衆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修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

有頃刻之不修這明德方常明或曰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致深自近以致遠○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馬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却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明○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著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這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

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至善猶今人言極好○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至善是極好處且只如孝冬温夏清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得是盡得所謂孝○問章句中解止字云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而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問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先生云事物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艮其止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夫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先生云只是如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問何謂明德先生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

目皆是就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先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又當知所謂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裏聞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答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大學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也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便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亦要

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做亦要做到極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其見於實用而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此等德一向暗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指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箇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指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

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處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得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先生問友仁曰公近日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但恐未然先生舉一二處令友仁說先生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先生曰看得也好○問或問以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趂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塡補前面○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問或問中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之性○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

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充治耳○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値得晦暗昏濁底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利欲故本來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却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問或問中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人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問程子以其義理精微之極始以至善目之之語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至善只是明德極

盡處至纖至悉無所不盡○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看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如此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倣此○止者

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云云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

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定靜之説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走西走○安只是無臲兀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先生曰此二字自有淺深○靜是就心上説安是就身上説○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慮是研幾○安而後能慮不審此一句如何先生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問大學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先生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

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〇大學定靜安頗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安蓋深於靜也〇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如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便都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如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且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過只是多不曾見得決定著竭其力處決定著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才處且如而今事君若不見得決定著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皆要得其所止直是能處方得能處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汩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汩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問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先生曰既知此理更須是當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問知止而後有定荅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荅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又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

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知者知其所止得者得其所止○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静則定得来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静處塵市亦静安則静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静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及至推出來便有許多説話在人細看之耳○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是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静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問大學知止能得一段先生曰只是這箇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箇知止待將來熟時便自見得○物亦

有該事而言者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問事物何以別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問云云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

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

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有箇一事一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迹以求道先生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理與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格盡也

須是窮得盡到十分方是格物○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當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箇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

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先生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

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答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問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答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其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頷之○問知者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

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父何故用慈子何故用孝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説是為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天理使之如此也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四

炙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自他原頭處便如此了仁則爲春爲木且有存問發生之功藹然和氣如草木之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發以致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發有惻隱義爲秋爲金是天地自然有箇肅殺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便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亦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此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此龜山此語極好又引或人問知覺如何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是知此事又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慈所以孝是覺此理○問格物致知先生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皆是爲自家原是有物但爲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

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班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自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持此心令常常光明耳伊川曰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為他引去且如何兩眼光瞻瞻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也只是我自昏昧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混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難理會底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致知格物只是一箇○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説致知是全體説○孩提之童莫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凡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皆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方得久之又云知在我理在物○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

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問云云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自不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知至謂天下事

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為至耳問致知之致知至之至有何分別答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為也下一至字是已至○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信得極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問尋常讀大學未有所得願請教曰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

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得莫令壅滯耳○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因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過得此關道理方牢固○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麪透裏是白麪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却只是麤底一般○意誠後推盪得查滓怜利心盡是義理○致知誠意乃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問知至而後意誠先生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雖欲著此物亦留不住東西中央皆著不得若是不誠之

人亦不肯盡去亦要留些子在○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似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居此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豪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問知至而后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曰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末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彼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若猶有一豪黏貳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恁地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胷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

燭曰如點一條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没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非無長處但他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及者則路徑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又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之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只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之誠○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

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
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
是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
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
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便試去食烏喙蹈
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心言其統體意
是就其中發出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
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問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
發也既是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可也今而曰意
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
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
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
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心無形影敎人如何撑
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
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
草如何下種○致知知之始意誠行之始○致知格物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
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若箇且字且字其病甚
多○大學一篇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
修身是一箇纔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問家
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有管
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
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
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
會那常處○先生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
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
理要做三節看○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
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
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一是一切也漢書
平帝已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大
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
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

是服藥下面是説藥之效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尭舜其君尭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内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

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狗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疏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

這是有所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已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哭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做此便不是為人也○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

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慎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

序亦無不脗合焉若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摹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

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弃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古俊字○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或問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

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人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汩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人曰

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不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顧諟天之明命諟是詳審顧是見得子細○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荅曰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先生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又云古注說常目在之這說得極好○顧諟天之明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

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問顧諟常目在之天命至微恐不可目在之先生曰只是見得長長地在面前模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豈是有物可見○問顧諟天之明命顧如何是目在之先生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問或問云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日用間如何是全體大用處曰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舉此一節體用亦可見體與用不相離如這是體起來運行便是用如喜怒是用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問所謂德者乃天之所

以命我而具於一心之微初豈有形體之可見今乃曰
眞若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不知其所見者果何物也
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
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
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
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
耳初豈實有一物之可以見其形象也○問顧諟明命
一條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
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
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
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
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
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
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
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

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

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

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云○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詩之言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旣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旣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人誠能有日新之功則須日有進益若不能接續則間斷了○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緜○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

自無不欲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辭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隨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尚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

之理哉○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齋

便是立恰好底○問敬止既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謂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就是三者裏而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大學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問切磋琢磨之説曰恰似剥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得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得會到至善田地○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至也○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此詩人美武公之本旨抑姑借其辭以發學問自修之義邪曰衛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大學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曰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麤疎恁地縝密○僩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問恂慄何以知其為

戰懼先生曰莊子云木處則惴慄恐懼○問淇澳詩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注云瑟者武毅之貌而恂慄則戰懼之貌也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先生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烜赫著見○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光輝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

於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至於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

○道學是起頭處

修身是成就處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内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

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云云曰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於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之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爲衰子臯又何嘗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以感動人處故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

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甞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

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
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
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
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
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
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
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
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
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
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
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
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
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
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
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
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

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十條者皆言

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

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

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或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

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

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黙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求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

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

原而徙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説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説而有助於後學者邪曰程子之説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説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説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

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

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

邪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

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

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理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先生云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到得便休底規摹放這裏了如何做事○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此程子曉人至切處○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又曰

自一身之中以致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
然有箇覺處先生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
當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
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先
生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至者也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
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
處先生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衆人不同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先生曰此處
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高地如何
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
結這方是格物○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
所在云云先生曰天下之理富塞充滿耳之所
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
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
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又曰格物莫若

察之於一身其得之為尤切先生曰前旣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云云先生曰立誠意只是樸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先生曰敬則此心惺惺○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先生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這如一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到那物○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先生云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黄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查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

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先生云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説如何曰伊川甞云雖顔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顔子高明不過聞一以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甞説曰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説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手終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格物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便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后意誠這一轉較難○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

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閒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裏面也有不好處不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别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是不是如此方喚做格物如今

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問程子言格物

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説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便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要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問程子格物之説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脱然有悟處此語最好○問程子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為言

推而至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慮其未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旣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着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或問中千蹊萬徑皆可適國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

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自有這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類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此貫通者只謂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

攝這是揶釋氏也觀見得他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也○問或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這箇便知自家亦有這箇更不消比並自知○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

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問或問致知章引程子所謂汎然徒欲以觀萬物之理譬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己看否曰只要從近去○且窮實理令有切已功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問知至而后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

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胷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豪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胷次方得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當自去也○問格物敬為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鍾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鳥獸草木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

先聖道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備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

敵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問或問載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容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裏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後人云衷善也却說得未親切○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問或問詩所謂秉彝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曰衷字看來只是

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這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令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逺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恭作肅貌之則也四支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故同此一理然聖賢

所説有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儱侗説了盡不見他裏面好處如降衷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説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用之説衷是道理之心這話恁地説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

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儱侗不分曉固有儱侗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椀盛水水須椀乃能盛然謂椀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而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還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此處所謂不容已者是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便陽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趲如何住得○問或問中莫

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毋常如何看廣云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者是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其一邊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交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

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之上所能載者廣云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入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果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内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理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顧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果理會安頓

此語不得○謝子尋箇是處之説甚好○龜山説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祇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説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他入來爾許多説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説只是摹空説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説其下

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卻悉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五峯說格物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卻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蹙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摹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

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欵於此既差則也可知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狥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

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

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故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内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

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介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少有間斷焉則庶乎内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説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功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問格物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説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先生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烏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是實矣○自欺非是心有所慊蓋外面雖為善事其中却是不然乃自欺也○而今説自欺未説到與人説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做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鍜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

黃便不是十分精金○問自慊先生云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牵便是不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方是○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細思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横渠云自慊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横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慊字訓足也我何慊乎哉彼心中不以彼之富貴而懷不足也行有不慊於心謂義須充足於中不然則餒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為善者言之則為忍去忿慾之氣自殘忍而為惡者言之則為忍去了惻隱之心慊字一從口如胡孫兩嗛皆本虛著懷藏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為銜恨或為銜思亦同此義○誠意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卻是實前面善意卻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

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是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豪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而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豪少不謹懼則已隨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豪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謹獨○誠意章

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慎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謹獨○大學看來雖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柁也要楫○誠意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裏面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內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為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豪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豪勉強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

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盖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是不柰他何了不能不自欺曰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柰何所以容在這裏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盖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它徹底只是這

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纔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心在這裏拗你莫去為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一分銀便和那九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卻即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卻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卻說得是蓋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為之此方是自欺〇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

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自欺時便當斷根去之眞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得舒泰○問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正心廣體胖處先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知至意誠是萬善根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

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

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

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熟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熟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問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問忿懥章先生云這心之正却如稱一般未有物時稱無不平纔把一字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

要如何處事纔過者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令人說是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過者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問正心章云人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纔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衮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管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在胷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問伊川云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所不能無者但不以動其

心既謂之忿懥憂患如何不牽動他心曰事有當怒當憂者但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不遷耳○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了又却長留在胷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及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或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何以謂心不得其正曰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纔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胷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

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纔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纔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胷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有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横在胷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問七章謂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懥乃戾氣豈可有曰忿又重於怒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稱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但先有好樂也如

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懥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或問大學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閒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則身之所

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因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

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指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或問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與夫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碎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問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而修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是如何曰忿懥等是心與

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〇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如為人父雖是止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他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也孟子此語雖稍麤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〇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先生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近薄大抵一切

事只是才過便不得槪過知仁乃是因此見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然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他本文是説箇甚麽須全做不曾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字分明復更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問齊家段辟作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所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問敖惰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問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竊謂則之為言法也性之所固有事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也然敖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為實為惡德非性之所有若比之四者而言則是性有善惡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修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先生曰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

哀鳴懇告却便怨之道夫曰這只是言流爲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問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箇賤可厭弃者○問大學釋修身齊家章不言修身何也荅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修身乎○問正心修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竊謂意既能誠則復何所待於用力先生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大學如正心意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

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修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問有諸己而后求諸人先生云只從頭讀來

便見得分曉這箇只是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或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先生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為人師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必先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先生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纔說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君子發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問所藏乎身不恕處恕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

物程先生說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樣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麤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麤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曾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群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己而后求

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曰這便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范忠宣公恕已之心恕人這一向自好只是聖賢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

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妒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恒胡登反○吕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欲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

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便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上面說人心之所同者既如此是以君子見人之心與已之心同故必以已心度人之心使皆得其平下面方說所以絜矩○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以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

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外無怨始得○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問前後左右何指先生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之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那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使我使我不得行其孝悌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使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悌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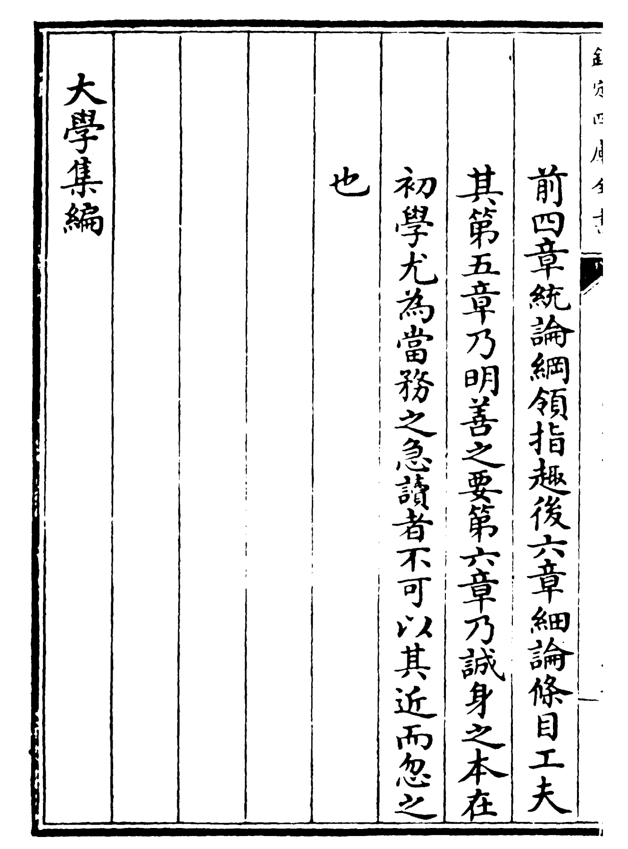
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著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說他取我五尺我若侵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上也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亞夫曰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問論平天下而言財利著何也答曰天下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也○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先生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正要著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問盡得絜矩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裏且理會絜矩是如何曰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

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斷斷者是絜矩媢疾者是不能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真卿曰也只如孝慈則忠曰然○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媢疾彥聖為言何也荅曰如桑弘羊聚許多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媢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便失其所是侵

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至詳且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説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曰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道夫云古注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亦自得蓋肖子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正所言如此他甚自喜以為先儒所未嘗到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



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繆引吉